

鲁迅的呐喊与彷徨

——从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看鲁迅在“五四”前后的思想

刘贵文

摘要 鲁迅在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中通过塑造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形象,表现了他勇猛地彻底地反封建的战斗精神,体现出他思想的发展脉络:从呐喊到彷徨。虽然“彷徨”,却仍“荷戟”,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。彷徨而不止步,苦闷而不颓丧,是鲁迅在五四前后时期的思想状态。这段呐喊、彷徨探索的成果,为其最终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,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世界观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关键词 鲁迅 《呐喊》 《彷徨》 思想发展脉络

目前,关于鲁迅思想的发展,一般都认为可分早期、中期、后期三个时期。“五四”前后正是鲁迅思想从早期向中期过渡时期,是鲁迅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。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除了其杂感、散文加以反映外,在他的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中也得以体现。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中的人物形象有农民、知识分子两组。我们试析知识分子这组形象,了解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由兴而衰,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到来之时,众多知识分子思想情绪的表现者鲁迅在该时期思想上的飞跃,以便进一步认识鲁迅从一个进化论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,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必然性。

一、《呐喊》——反封建的战斗呐喊

辛亥革命失败以后,国内一系列政治斗争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。“见过辛亥革命,见过二次革命,见过袁世凯称帝,张勋复辟,看看去,就看得怀疑起来,于是失望,颓唐的很了。”^①在这极无聊赖的日子里,只好去辑校古籍,研究金石拓本,古砖,古钱,以安慰自己寂寞和失望的心。同时,在思考中,他否定了资产阶级革命,并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。

1915年,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兴起。1917年,十月革命胜利。时刻思考着祖国命运的鲁迅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,又产生了对中国前途的新希望。他决定用进化论为武器“欲招缪撒”,起来勇猛地“呐喊”了,他的小说集《呐喊》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。开篇之作《狂人日记》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发出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枪,发出了第一声战斗的呐喊。小说通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,“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”^②。主人公“狂人”实际上是当时觉醒的知识分子,是最清醒的思想界战士。鲁迅把一个“迫害狂”患者塑造成为向封建礼教冲击的造反者,彻底地反封建的新人,必然也被视为疯狂。他是带着“囚犯”的镣铐进行战斗的,小说以“今天晚上,很好的月亮”开始,展示了一幅新人诞生的景象。接着狂人自叙:“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。”表明这个从旧垒中来的战士和传统的决裂。他在二十年以前,“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,踹了一脚”,大声抗议:“从来如此,便对么?”这种新的世界观,在封建统治犹盛的社会,只能被视为异端。他被视为疯子,象鸡鸭一样被反扣在屋里。狂人从一些“吃人”的具体事例出发,对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作出了前所未见的揭示:“翻开历史一查,这历史没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,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夜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本都写着两个字,是‘吃人!’”这是觉醒的呐喊,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彻底揭露和血泪控诉。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,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,现在通过狂人的嘴喊了出来,真是振聋发聩,惊心动魄。鲁迅作为一名当时的启蒙主义思想家,确实“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的清清楚楚。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吃人的滑头伎俩,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”^③。

沿着《狂人日记》的思路,鲁迅在《孔己己》、《白光》等小说中,揭露、鞭撻了封建教育思想和科举制度对人

们灵魂的毒害，以唤醒民众。《孔已己》中的孔已己，《白光》中的陈七成，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。“孔已己原来也读过书”，“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”，可是他自己却穷困潦倒。孔已己站着喝酒而与“长衣衫”不同，满口“之乎者也”与“短衣帮”不同，他不伦不类，实质上是一个在物质上与上层，在精神上与下层都距离遥远的多余的人。孔已己一辈子想的都是一举成名，陈士成也终日梦想着“隽了秀才，上省城去乡试，一径联捷上去”。然而孔已己终生没有捞到“半个秀才”，陈士成连考了16回，结果也还是“这回又完了！”尽管孔已己与陈士成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异，但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，他们潦倒一生，一个被打断了腿，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爬行远逝；一个精神错乱，被淹死在万流湖里。孔已己和陈士成“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”^④。通过被吃掉的读书人的描绘，逼真地显示了当时的“社会相”，让人们深切地感到，这样的社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！正如鲁迅所言：“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文明，施行袭击，令其动摇，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。”^⑤

鲁迅不但是反封建的英勇旗手，他的战斗始终与新文化运动保持步伐同一，在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裂时，鲁迅坚定地站在革命的大旗下，坚守阵地，坚持战斗，在继续猛烈地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的同时，揭露资产阶级右翼的背叛行为，对在新文化运动中向右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进行了无情的解剖。《端午节》里的方玄绰本来就不是一名战士，只是有些“是非之心”，“看见老辈威压青年，在先是要愤愤的……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，在先也要愤愤的。”但现在，他“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”。这种人，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面前退缩着，回避着，有时虽也有些不平，但仅仅是愤愤而已。方玄绰“文不象誊录生，武不象救火兵”。做文章吧，“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，空格不算数”，他做的那所谓白话诗，“怕只值三百大钱一本罢”。他只有去赊一瓶莲花白，唧唧呜呜地念着《尝试集》来逃避现实。为维护新文化运动，鲁迅就是这样以敏锐的目光，用犀利的笔锋，无情地揭露出某些人麒麟皮下的马脚。这正是作者呐喊战斗精神的继续表现。但这一时期由于世界观的局限，鲁迅还看不到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力量，还找不到前进的道路。他又一次感到孤独、寂寞了。但鲁迅却未停止战斗。他是在战斗中找出路，不停地战斗、探索，正是他高于同时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地方。

总之，鲁迅的《呐喊》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和鲁迅本人的昂扬、亢奋的精神状态，揭示了反封建的战斗呐喊的主题。他用文学形象，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，“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，催人留心，设法加以疗治”^⑥自觉地把文学创作服务于“要改良这人生”的伟大事业。为使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不惮于前驱，他勇猛地呐喊着，透过鲁迅的《呐喊》，我们还可以看到，鲁迅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，完善他和革命的关系。

二、《彷徨》——荷载彷徨、苦苦思索

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，阶级斗争也越来越复杂。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。鲁迅说：“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线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。”^⑦进化论不能给鲁迅提供对这种复杂社会现象以科学的答案，也不能指示明确的斗争道路和前途，“青年必胜于老人”的思想也无法使鲁迅找到新的真正的战友。鲁迅深深感到自己好象“在沙漠中走来走去”。1924~1925年，鲁迅在尚未找到革命动力和革命理想情况下，陷入了深刻的思想矛盾和苦闷中，“两间余一卒，荷载独彷徨”正是这种落漠情怀的反映。

鲁迅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他始终执着于现实战斗，在斗争中对现实和历史作深入的思索，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严峻的自我解剖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小说集《彷徨》就是这时他战斗、探索、自我解剖的形象表现和忠实记录。

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都是反封建的战斗檄文，如果说《呐喊》的侧重点是探讨农民问题，那么《彷徨》则对知识分子革命道路作了更多的探索。在《彷徨》里有鼓吹“保存国粹”的四铭、“学贯中西”的高尔础等封建余孽；有“躬行我先前所憎恶”的魏连殳、已经“敷敷衍衍”过日子的吕纬甫，“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”的涓生和子君这样的“独头茧”；还有大喊“熄掉他罢！”的疯子这样的觉醒者。从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画廊里可以看出，鲁迅在荷载彷徨，继续战斗，探索着前进。

鲁迅在《彷徨》中描绘了一组完全被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，并把他们作为封建势力代表加以抨击。这就是《肥皂》中的四铭和《高老夫子》中的高尔础。他们一个是道貌岸然的道学家，一个是不学无术的赌棍。四铭敌视新文化，嘴里常念道“‘化’到这样了，还不够？”慨叹世风日下，大发议论：“学生也没道德，社会也没有道德，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，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。”但他见到一位长得不错的要饭少女后，就无法摆脱淫邪的欲念：“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，好的很哩！”立时把他假道学灵魂深处的肮脏抖露无遗。高尔础平日只是打牌、看戏、

吃酒、跟女人，而且作为一个赌徒也是品格低下的。他们一伙用有暗记的赌具，能把“初出茅庐”的傻小子“扫光”。他胡诌了一篇整理国故的文章而一跃为“知名学者”，抱着看看女学生的目的，去做贤良女校的历史教员，而他的历史知识只是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说唐全传》之类的小说上看来的故事。正是这些以道德家自居的人，正是这些自称“我辈正经人”的人，其实是道德最堕落的人。鲁迅用他锋利的笔尖轻轻一拨，这些封建余孽的卑鄙面貌就昭然若揭了。鲁迅对他们的形象刻划真正做到了“无一贬词，而情伪毕露。诚微辞之妙选，亦狙击之辣手矣。”⁶⁶

在《彷徨》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画廊里，重点表现了一些具有前进愿望的知识分子，在探索人生道路中的曲折、反复和失败的历程，以探讨这些改革者悲剧结局的不可避免。《在酒楼上》、《孤独者》和《伤逝》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三篇作品。

《在酒楼上》的吕纬甫当初曾和同学一同“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象的胡子”，为讨论救国之方与他人打起架来，显然是一个热情追求真理的人。然而当他发现先前所希望的事没有一件如意，便经不住环境的压迫，为了谋生竟教起了四书五经。表面上是“那倒也罢了”的随波逐流，实际上心灵的翅膀被无形的茧丝缠着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象一只苍蝇一样“飞了一个小圈子，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”。这只苍蝇再也飞不出去了，因为无形的独头茧已经把他裹起来。

《孤独者》中的魏连伋比起吕纬甫来对旧势力的叛逆性则更强些。他对追求的信念，“愿意为此求乞，为此冻饿，为此寂寞，为此辛苦”。然而他是孤军作战，被裹在“独头茧”里，看不到光明，看不到战友，看不到力量之所在，激动起来，也只能“象一匹受伤的狼，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，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”。因此，他的反叛是脆弱的。当流言四起，匿名攻击他时，就无法承受，为了再活几天，不得不去做军阀杜师长的顾问，“躬行我先前所憎恶，所反对的一切，拒拆我先前所崇拜、所主张的一切了。”精神上的失败更加剧了他的孤独感，“由于灵魂早死，终于在精神的矛盾和苦闷之中染上新的失眠和肺病，随后那个没有灵魂的行尸也就倒下了”⁶⁷。

通过对吕纬甫、魏连伋这些形象的塑造，反映出鲁迅对个人奋斗道路的否定，他已认识到此路行不通。他告诉人们：消极、悲观、倒退是没有出路的，孤军奋战是要被旧社会吞噬的。也显示作者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蓝图之后仍在寻找出路，继续向前探索。

《伤逝》里的涓生与子君，是在“五四”浪潮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。他们大胆地冲破旧礼教，义无反顾地追求自主的婚姻。他们组织了小家庭，同时“也疏远了所有的旧识的人”。他们大胆勇敢，同时又是孤军奋战。因此，这个小家庭经受不住沉重的社会压力，结果，子君回到老家，在冷眼下默默死去，成为封建祭台上又一件牺牲品，涓生也只是略知“新的道路”，但也找不到“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”。在此，鲁迅已在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——不仅要废除婚姻包办制度，而且还要废除婚姻包办所赖以建立的基础，即封建经济制度。告诫人们：个性解放的追求不能脱离争取社会解放和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，不能独自负着空虚的重担，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进，要赶紧向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。

吕纬甫、魏连伋、涓生和子君虽有不同的经历和个性，但他们都在黑暗社会的重压之下，抗争失败，最后动摇、退却、妥协，失去勇气，失去信心，悲剧的发生则是不可避免的。鲁迅曾把民族解放寄希望于知识分子、精神界战士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和他本人的思想变化，对自己以前的信奉有了新的思考，在如磐沉重包围的旧中国，一些孤军奋战的改革者败下阵来，有志的改革者，出路在哪里？鲁迅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一边战斗，一边在彷徨中，对这些问题思考、探索，给他带来巨大的重压感，并使他的作品也笼罩着沉重的悲剧气氛。这三篇基调低沉的小说，最能代表鲁迅此时的思想，甚至这些人物，特别是魏连伋，那孤军作战，愤世嫉俗……和作者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可以说，“《孤独者》是鲁迅小说中自传成分最多的一篇”⁶⁸。

如果说，在1918年鲁迅写的《狂人日记》是被革命浪潮所激动，那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声是他的进化论观点的真诚流露，那么，1925年鲁迅写作《长明灯》，则是在“五四”运动的高潮过去，在他经历过一系列的斗争之后，对于进化论观点表示了深刻的怀疑。在《长明灯》时代，那盏象征着封建政权、族权、神权的长明灯，把无尽的黑暗洒向整个吉光屯，并且穿透麻木的居民的心。这时突然有一个叛逆者，发出了“熄掉它吧”的喊声，并且，他不期望“劝转”别人去吹熄灯，因为他受过骗，上次就“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”骗过他，所以这一次决意要自己亲自吹熄它。鲁迅塑造的这个形象，可以说为“五四”开辟的反封建斗争，作了强大的思想发动，体现出作者在彷徨中继续战斗的精神。

（下转第51页）

刖，断足也，孙臑盖经刖足故曰孙臑。”胡引的是郑玄对《周礼》的注。《周礼·司刑》：“别罪五百。”郑玄注：“别，断足也，周改臑作刖。”胡的意思是说，夏朝有臑刑，是挖去的膝盖骨，到了周朝，臑刑改为刖刑，是砍去人的两足。孙臑受的是砍去两足的刖刑，相当于夏朝的臑刑，故叫孙臑。司马迁在另外一篇文章《报任安书》中说：“孙子臑脚，兵法修列。”在古代汉语中，“脚”与“足”是有区别的。“足”是指脚掌，“脚”是指膝盖以下的部分，即小腿。因此，司马迁所说的“臑脚”显然是指挖去膝盖骨了。既然如此，孙臑受的刑到底是砍去两足还是挖去膝盖骨呢？如果是砍去两足，那么“刑断其两足”当译为“砍去他的两只脚”；如果是挖去膝盖骨，那么“刑断其两足”当译为“挖去他的两个膝盖骨”。教材的注释来个折中，即“挖去他两足的膝盖骨”，这就造成了情理上的不通。笔者认为当以司马迁之说为是。“刑断其两足”的“足”在古代汉语中也可指小腿，与“脚”同义。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：“足：膝下之跖（脚面）之总名。”因此，“断足”与“臑脚”是一致的。而且，“臑脚”一词还见于别处。如《荀子·正论》：“捶笞臑脚。”杨倞注：“臑脚，别其膝骨也。”显然孙臑所受之刑是挖去膝盖骨。

6、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捲，救斗者不搏击。

(同上)

注：大意是，解乱丝不能整团地去拉。杂乱纠纷：指乱丝。控：引，拉。捲：卷起来的乱丝。(第202页)

说明：教材释“捲”为名词，“控捲”为动宾结构，不妥。因为“解杂乱纠纷不控者捲”与“救斗者不搏击”两个句子结构相同，“搏”、“击”为同义动词连用，都是“打”的意思。显然“控捲”当与“搏击”的结构一样。其实，“捲”即今“舒卷”之“卷”，也有“拉”意。“控捲”也为两个同义动词连用。

7、怀王与诸将约曰：“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。”

注：……王之，使他为王。之，指先破秦入咸阳者。

说明：教材把“之”理解为指代“先破秦入咸阳者”，不妥。“之”在此不指代人，而是指代秦地、关中。“王之”即“王关中”(做关中王)。为何这样理解呢？因为《史记》曾多次提到这给“约”，《高祖本纪》：“吾与诸将约，先入关者王之，吾当王关中。”很清楚，“王之”即“王关中”。同一文中还有：“汉王数项王曰：‘始吾与项羽同受命怀王，先入定关者王之，项羽负我，王我于蜀汉。’”所谓“负约”，不是说没让刘邦做王，而是没让刘邦做关中王。可见，原来怀王与诸侯相约不是先入咸阳者让他做王，而是让先入咸阳者王关中。这样，“王”在这里也不是使动用法，而是名词活用为一般动词“王(wàng)”，与“之”组成特殊的动宾关系。

(文稿收到日期：1995-11-13)

[责任编辑 刘清珍]

(上接第40页)

鲁迅在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中通过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，表现了他勇猛地彻底地反封建的战斗精神，也体现出他思想的发展脉络：从呐喊到彷徨。他的彷徨有敌人强大、革命队伍分化的客观原因，也有缺乏明确革命理想和尚未认识到无产者是革命动力的主观原因。这个彷徨只是暂时的，与辛亥革命后的失望、颓唐也不一样，虽然“彷徨”，却仍“荷载”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。大约到了1926年，鲁迅开始摆脱了彷徨的心情^⑨。彷徨而不止步，苦闷而不颓丧，是鲁迅在“五四”前后时期的思想状态。在对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幻灭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道路的失败进行批判之中，鲁迅先生把目光转移到劳动人民身上，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及革命的必然性，是这段呐喊、彷徨探索的成果，并为最终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，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世界观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(文稿收到日期：1995-10-28)

注释：

①《南腔北调集·〈自选集〉自序》

②⑥⑦《〈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〉序》

③ 吴虞：《吃人与礼教》

④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，第5页

⑤《两地书》，1925年2月31日致许广平

⑧《中国小说史略·清之讽刺小说》

⑨ 钱鸿瑛：《试论〈孤独者〉》

⑩ 朱正：《鲁迅传略》，第177页

⑪《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·答有恒先生》

⑫ 倪墨炎：《鲁迅后期思想研究》，第35页

[责任编辑 刘清珍]